

民族融合背景下阜新地区察哈尔历史、民俗文化

白桂芹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秉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方向。借助高校平台、地方资源优势,发挥专长,为地方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从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文化教育、与人为善等方面,展示“察哈尔文化”在辽西大地上的支脉和延伸,展现其当下的现状和光明前景,现就阜新察哈尔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悠久的传统进行探究。

关键词:察哈尔;地域文化;风俗习惯;文化教育

秉持“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宗旨,借助高校平台、地方资源优势,发挥专长,为地方历史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尽一份力。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域文化的基本属性:一是独特性。任何文化都是地域性的知识体系,只是不同的文化涵盖的范围不同。二是传统性。文化是历史性的产物,文化的形成源于人类长久的发展和积累。三是多元性。地域文化的内涵、表现形式等都不是完全同质的。四是界限的模糊性。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明末清初,察哈尔蒙古族人民来到这里,在广阔的草原上驻牧,从而形成察哈尔文化、皇家牧场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一度成为阜新地域的主流文化。悠久的历史 and 特定的地域,孕育了灿烂的察哈尔文化和多彩的草原文明。从察哈尔部族的历史及其社会变迁考察,察哈尔文化的历史基础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成因:一是以蒙古族为主导,转变为蒙汉等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创造;二是由单一的草原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并存、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三是由于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文化上由于受制于清朝,崇尚信仰佛教,显然受到满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较大,加之与中原农耕地区毗邻,受汉文化影响也颇深,所以又呈现出多元化特色。

阜新地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域。夏朝到清朝初期,阜新地域虽然有来自中原的汉族人垦荒农耕,但大多年代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地,有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东胡族系包括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吐谷浑等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先后游牧于阜新地域,他们都曾经为开发阜新地域做出重要贡献。清朝中期,关里汉族人开始“闯关东”;清朝晚期以后,随着阜新地域全面开禁放垦,汉族人逐渐成为阜新地域的主体民族,但蒙古等少数民族仍占相当比重。中原的汉族文化和东北的少数民族文化主要是蒙古族文化长期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阜新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阜新地域固有的蒙古勒津文化,深层地交流融汇,和合化生,形成新的文化质地、文化气质与形态,创生了既区别于中原文化的自身文化根基,又融汇了中原文化血脉和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阜新地域文化。

我工作的单位在辽宁省范围的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处于龙头地位,阜新是个是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地方,多种艺术形式在这里呈现、交融。服务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考查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人口数据,对人口聚集区实地探访。如阜蒙县沙拉镇、佛寺镇解放村、扎兰镇哈达村、阜新市蒙中等地区。

为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尽一份力。

这片热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让我多次产生梳理一下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形态、语言文字、察哈尔蒙古族文化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下的新面貌等的想法。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努力拓展专业研究领域,将书本理论知识与地方历史文化相结合,为地方文化保护传承尽一份力。下面将从察哈尔历史、阜新地区的察哈尔历史、阜新地区察哈尔风俗、开放包容的察哈尔文化进行论述。

一、察哈尔历史

察哈尔是世代侍卫蒙古大汗的一支特殊的怯薛军。它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由万户、千户、百户等大小贵族子弟和蒙古精英人物混合组成的军事组织。另据蒙古文书《黄金史纲》记载,察哈尔”一名称最早出现于也先太师专权时期。由此可见,察哈尔至少作为一个鄂托克此时已经存在了,察哈尔部的形成比此时应该更早一些。察哈尔文化就是在草原地区的察哈尔落世代生息所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包括察哈尔蒙古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在其形成和传承过程中,它与满族、藏族、汉族等民族广泛接触、交流,吸收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因子和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为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1)

顺治四年(1647年),朝廷派官员从察哈尔八旗征调来32户蒙古牧民,共236口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历尽艰辛,走了两年,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到达杨柅木河流域。当时称杨柅木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苏鲁克,蒙古话,意思是牧主代给别人放牧畜群。(2)辽宁省西部的朝阳、阜新是个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地区,经济模式由近代的半农半牧到现在的以农业为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阜新地区察哈尔蒙古族创造出了广泛流传的集民风、民俗、民族精神于一体的察哈尔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流是蒙元以来的蒙古族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察哈尔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从1206年组建护卫军怯薛至今,传承813年之久;现分布于世界22个国家和国内18个省市自治区的70多个旗县市区。

而在阜新地区14万蒙古族人口中察哈尔脉络有近两万人,虽然今天察哈尔已不复是个独立的存在,但是历史早已将一种精神深入察哈尔的土地和察哈尔人的骨髓。察哈尔文化的主流是蒙元以来蒙古族传统文化。察哈尔蒙古族有浓厚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崇拜

自己的祖先，仰慕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热爱家乡草原，珍视民族

语言和风俗习惯。他们对天地、山川大自然顶礼膜拜，在语言交流、婚丧嫁娶、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禁忌象征、文学艺术、天籁音乐乃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基本相似。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察哈尔文化又彰显出鲜明的文化特质和独特个性。

二、阜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

潘世宪所译日本学者和田清所著《明代蒙古史论集》419—430页对察哈尔部东迁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武备志》（卷二五〇五）所引《兵略》说：“察哈尔达子打部落，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系辽东、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努尔哈赤”。这里就说到察哈尔达子，意即蒙古察哈尔部，所说山后是今坐落土默特部北界的松岭山脉把蒙古察哈尔部分成山前和山后，山后的大部落是可汗本部。这项记载说明，后来万历年间，那里的蒙古察哈尔部落逐渐稳定下来。这里就说到察哈尔部东迁到阜新的历史进程。“辽东、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努尔哈赤”，这一记载，应是现阜新境内。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察哈尔文化与其他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及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漫长碰撞融合的岁月里察哈尔文化吸收了北方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具备了鲜明的特色。

三、阜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方面：秉承传统，守护美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解放村白姓、沙拉镇查海村白姓及石姓，据说是察哈尔部落在阜新定居下来的兄弟三人的后代，扎兰乡哈达村的察哈尔部落后代为数不多，却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礼仪与习惯，如因他们为人坦诚、守信、乐于助人，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每到除夕，与其他民族年夜饭的习俗有很大不同，哈达村的察哈尔人会在除夕的凌晨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在太阳升起之前吃完除夕年夜饭，族中其他人会把“德吉伊德根”（家人做好的美食中的第一口）献给察哈尔长者，恪守着察哈尔传统习俗，农历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村里的人首先赶到察哈尔长者那里拜年，并行大礼聆听长者长达两个时辰的祝福，本人的祖父当时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当时因年龄小，不懂事，曾因不能睡懒觉、及与村子里的人一起长跑而暗生埋怨，祖父于1985年以89岁高龄离开了我们。现在想来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无比怀念。拜过年之后，老人会拿出糖果、糕点放进盛满“德吉伊德根”的碗中，说不能让人拿着空碗返回，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客人要走的时候会晚辈一直送到大门外，并领首行礼相送。让我们从点到面，管中窥豹，对阜新区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风俗可做一梳理：

礼仪规范方面：其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兼容并蓄、恪守信诺、敬重礼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放眼四周，阜新地区的人们的家庭单位大多以小家庭三口之家为主，察哈尔蒙古族却依旧秉持着大家庭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模式，不管老人有无经济能力，大都能受到晚辈的尊敬与孝顺。家中有老人的察哈尔蒙古族家庭，不论老人有无劳动能力，家中大权都会交给老人，遇到事情之时，晚辈会谦恭地征求老人的意见和决定，体面而又尊严地老去，这在家境一

般、物质匮乏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本人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有着13口人的大家庭，简单的饭菜端上桌都有俗成的礼仪要求，爷爷一张桌子，父母和大哥、大姐一张桌子、其余姊妹一张桌子，饭桌上禁止说笑。给长辈或客人敬酒时，首先将衣着首饰穿戴整齐，用右无名指将酒杯托起，以亲切典雅的姿态将酒杯递给对方，还要向对方连行三次鞠躬的劝酒之礼。在服饰方面，察哈尔男性服装以苍天的蓝色为基调，女性服装以大地绿色为基础，又采纳了蒙元宫廷款式和简洁无华、朴素简练、崇尚自然的特征。

重视教育的察哈尔：在家境一般、物质匮乏的乡下，察哈尔蒙古族家长会把孩子送去读书，当村里人质疑时，笃定地回答：读书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清楚地知道不读书的后果。民国村里的察哈尔父母把孩子送到当时的旗政府所在地王府读书，直至国高毕业。在当时的学费是没学期二斗粮（100斤），因阜新地区是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下，相隔七、八十里也要送过去让孩子上学，到了现代，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即便是偏僻的乡村，孩子都被培养得很好，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解放村白姓、沙拉镇查海村白姓及石姓，家家孩子都大学毕业，这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显得非常难得。

与人为善的察哈尔。家人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阜新地区察哈尔民间谚语间接地佐证着察哈尔人崇尚的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比如：“诚实的失败，比卑鄙的胜利好”、“情愿贫穷而正直，不愿富贵而虚假”。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吃到肚里的要消化，说出口的要兑现”，“即使暴雨如注也不要误时间，即使大雪满天也不要失信用”。为了履行诺言可以放弃物质利益，“宁可失良驹，切勿失诺言”、“宁失牛，勿失信”。察哈尔人常说：“有马就能远到天涯，有礼就能走遍天下，笼头是马的规范，行为时人的规则”。敬重礼仪，就是对察哈尔人仪表行为、礼貌规范特别是对蒙古宫廷礼仪文化的思想概括，体现了察哈尔人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时注重谦恭礼让的礼仪风范。因此，察哈尔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以崇礼重礼，礼仪繁多，层次分明，举止典雅为世代著称，成为察哈尔文化的精髓，也是察哈尔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资料：

- [1]《浅析察哈尔蒙古族的溯源、传承》（一）靳玉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2016-06-30
 - [2]恪守信义——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之三
 - [3]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论草原文化（第五辑）》-2008-08-29
 - [4]阜新地域文化的背景、成因与特色研究报告——王紫晨凤凰博客——凤凰网博客
 - [5]察哈尔文化核心理念及其基本精神欧军；潘小平；-《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4-03-15
 - [6]阜新地域文化的背景、成因与特色研究报告 王紫晨 崔英芬 吴美虹 郭靖华（阜新市政协档案馆）
 - [7]潘世宪译 日本学者和田清著《明代蒙古史论集》
-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民族融合背景下阜新地区察哈尔文化研究》（LJKR0657）课题项目阶段性成果